



初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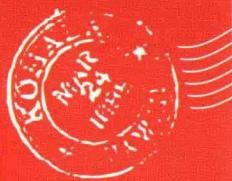
至此剧终

你是最耀眼的光芒，
是我飞蛾的尽头。

**悲伤只是初恋，
幸福随时会剧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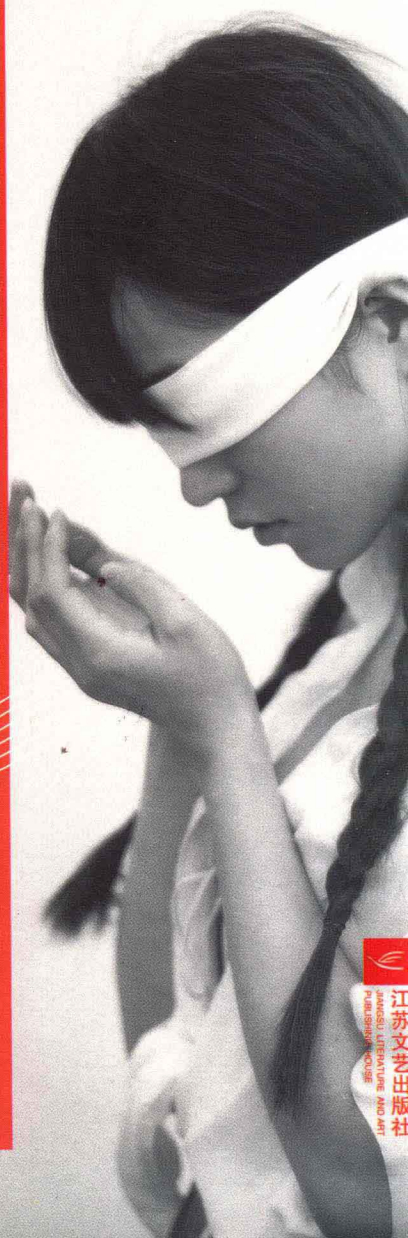
我爱的人，爱你的人，你爱的人，
在青春时光里消失不见。

**2013年我在春天等你，
请你一起祭奠这场刻骨铭心的初恋！**



My first
love
was over

重汐 作品
CHONGXI
WORK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初恋

至此剧终

My first
love
was over

重汐 作品

CHONGXI
WORK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恋至此剧终 / 重汐著. ——南京: 江苏文

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399-5896-5

I. ①初… II. ①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2391 号

书 名	初恋至此剧终
作 者	重 汐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梦之星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康 洁 柳依依
责任 监 制	刘 巍
封面 设 计	何 鹏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896-5
定 价	21.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	001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第一章 像风一般的少年	003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第二章 以爱之名吻你	032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第三章 浅浅的旖旎	058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第四章 爱与痛的边缘	085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 谢谢你，白日梦	112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第六章 天堂没有眼泪	143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第七章 白天不懂夜的黑	173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第八章 我可能不会等你	198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第九章 初恋至此剧终	221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楔子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落地窗外，秋雨以鲜有的强悍气势绵绵层层地浇泼下来，仿佛一道水帘，阻隔了一切视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双手掌心贴着滚烫的奶茶杯沿，却依然觉得一阵透骨的寒冷袭来。

萧楠看着我，薄红的唇微微嚅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又忍住，半晌，沉沉的一声极低的叹息。就像此刻杯中袅娜而起的热气，不着边际，转眼即散，却又刻骨铭心。

什么时候走？

我还是率先开口，打破这份压抑的沉默，不远处有人弹奏的琴曲一点一滴地扩散开来，和着这样的天气，格外的伤感。

明天，明天上午九点的飞机，你会来吗？

他轻声问我，声音一如当初般好听，不尖不沉，恰到好处。

我摇摇头，有己容陪着你，已经足够了，不是吗？

他忽然笑起来。淡淡的，好看的眉眼之间轻易地撕开纠葛的年华，仿佛依然是当初那个在春日艳阳下弹奏琴曲的美少年。他轻轻地用略带沙哑的声音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上野？

我透过袅娜的热气看着他，茫然地摇着头，渐渐竟觉得视线模糊了起来。

因为世界上樱花开得最好的地方，在上野。

我的呼吸忽然凝固了起来。

曾经说好了一起去看最美的樱花，摆一台钢琴，我给你弹奏你最喜欢的曲子……不是说好了吗，却为什么不是你呢？

他的笑渐渐消失不见，陪他去看樱花的，是苏己容。低下头来，一阵阵白气迷蒙了眼睛，我觉得一股涩涩的液体正流淌下来，渐渐看不见任何。我轻轻闭上眼，仿佛躺在云团之上，四周忽然传来少女天真的笑闹声，还有小狗的轻吠。

隐约间，我看到时光逆流而去……

第一章

THE FIRST LOVE WAS OVER

像 风 一 般 的 少 年



1. 遇见的夏天

这座城市的夏天，向来以火热持久而闻名。即便是到了九月，依然闷热难当，一点也看不出初秋的痕迹。

所以，我拜托苏己容帮我化的“韩式学生妆”，很快便在汗水的滋润下失去了“摄魂”的效用，反倒是觉得脸上黏黏堵堵的，极不舒服。于是，不耐烦地随手抹了下，就听见身边一直盯着我看的庄桐发出一声“女鬼”的惊呼来，相当惊魂。

下午的阳光，透过教学楼畔的高大梧桐洒落进来，虽然没有正午那样的灼热，却也足够让一众还沉浸在“快乐暑假”里的男生女生昏昏欲睡了。连讲台上捏着粉笔轻轻写着板书的“秃头大师”都提不起精神，偶尔讲一两句也像催眠曲。空气里，透着恼人的愆。

然而庄桐这一声叫，恰似惊雷，震散了蛛丝一般束缚在大家身上的困顿，全都一个个机灵般地直起腰板，目光随之扫来。我看见“秃头大师”手里的粉笔“吧嗒”一声掉在了黑板的凹槽里，然后豁然转过身来，双目炯炯。

我涨红了脸，狠狠地瞪了眼在一旁装作“受刺激”的庄桐，然后努力做出没事的微笑回应数十道探寻而来的目光。就在我自我感觉良好的瞬间，仿佛开闸的洪水，大家齐齐哄笑出来，一边捂嘴一边偷看着“秃头大师”。

天知道我的脸此刻有多红，但是那个该死的庄桐竟还落井下

石，他眯缝着眼睛笑道，其实吧，韩式妆的最高境界，就是像你此刻的花猫脸一样，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又一阵爆笑潮水般涌进我的耳朵。

我低垂下头来，咬牙切齿，心里恨不得将庄桐这个王八蛋倒进马桶，转他个几百圈再冲入永不回头的下水道！这样想着的时候，就听“秃头大师”开口说话。

洛小雨，去洗洗吧，好好的一个学生，化什么妆啊……

我如蒙大赦一般从座位上起来，披头散发地冲出教室，心里一百个委屈。如果不是庄桐这个坏蛋诱骗加威逼的话，我是死也不会化妆的！

今天早上给妈妈熬药耽误了时间，出门时急匆匆地忘记了换校服，结果被勒令在校门口罚站。然后庄桐笑嘻嘻地走过来，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套校服塞进我的手上，“救”了我。

本姑娘向来是恩怨分明的人，尽管与庄桐这样的纨绔结仇多年，却也不愿意半点承情，结果，庄桐歪着脑袋坏笑了一下后就让我化个妆给他看，而且是看下午。我从来就没有化过妆，平时看好友苏己容化来化去，总觉得那么多东西抹在脸上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于是我拼了命地摇头，强烈要求换其他方式“报恩”。但庄桐向来是吃定我的，花言巧语地赞美了我一番，又拿出来最新的时尚杂志，给我看这一季最流行的女生装扮，那些个女孩子化了妆后果真美艳无敌。最后，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又恶狠狠地说我“忘恩负义”。好吧好吧，本姑娘就豁出去了，化就是了。于是，我跑到苏己容那里，跟她说我要化妆的时候，

她可爱娇俏的下巴几乎都要掉下来了。

虽然现在弄成这副人鬼不是的样子，可是当苏己容帮我化好的时候，我看见镜子里几乎变了一个模样的自己，还是会激动一下，原来，一向普通的我也可以成为“美女”一员。虽然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我一边抹着脸上黏黏的东西，一边快步沿着走廊走去洗手间，经过办公室的时候，差点撞到了人。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感觉到烦躁的天气忽然如秋风一样舒爽起来，面前的少年，有着一头乌黑的碎发，恰到好处地将他精雕一般的五官毫无保留地展现，他像是漫画里的美少年，忽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我怔在原地，望着这个陌生的美少年，手足无措起来。

他看了看我，狭长的眸里漾起丝丝笑意，然后身后的办公室里有声音唤他，萧楠。他对我点点头，折身走了进去。我看着他白色的CKT恤在光影斑驳中蕴出浅浅的皱褶，心湖泛起一丝从未有过的涟漪。

我轻轻伸手碰了碰自己的脸颊，确信不是做梦，然后忽然醒悟过来，美少年眼里的笑意，是因为我的“花猫脸”。

一声惨叫之后，我以光速冲进洗手间。

2. 第一次亲密接触

悦耳的下课音乐响起的时候，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庆幸这倒霉的一天终于到了尽头。

站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抬手挡在额前，寻着我的炭头。炭头是一条狗，浑身黑不溜秋不夹半丝杂毛。只有眼珠略带棕褐，像两枚琥珀色纽扣钉在一团黑绒上。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就已经习惯了放学后看见炭头摇着尾巴冲进我怀里的时刻。

果然，不远处盲道上传来一声轻吠，蹲着候我放学的炭头立刻站起来，小跑着往我这里来。快要接近的时候，我想要逗它，一边后退，一边弯腰拍掌，示意它加速冲进我的怀里。炭头真聪明伶俐，立刻伸长舌头，迅速朝我奔来。我高兴地笑起来，再往后退了一步，忽然就感觉脚下踩上了什么，身体一个不稳向后倒下，就在我脑海里想象着摔倒后如何糗如何疼痛的时候，一双温软的手掌扶住了我。

像是悬崖勒马一样，我长长舒了口气，看见炭头停在我的身前，歪着脑袋一脸的疑惑，身后的尾巴轻轻摇晃起来，仿佛母亲坐在病榻上摇蒲扇一样的动作和节拍。我看着炭头，竟忘记了身后人。

没事吗？

声音不尖不沉，透着初秋的微凉。我这才反应过来，回头望去，视线里，是那个下午邂逅的美少年。当我发现与他这样近距离靠近，而且我的整个后背都贴在他的胸前时，脸颊就如同空杯注入了红酒一般，迅速蹿红。我能轻微地感觉到他心口小小的震动，一下一下，仿佛倒计时一样，开启我的流年。

汪汪！

炭头走过来，绕着我们走了一圈，好奇地叫了两声，这才彻

底将我惊醒。我连忙退开来，转身，低着头轻轻地说，谢谢。

他不说话，弯下腰来，修长五指探向炭头，俊美的脸上霎时布满了亲切的微笑。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嗯，喜欢小动物的人，就是有爱心的人。我喜欢有爱心的人，不像庄桐那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他的五指刚要触及炭头的脑袋时，一声轻喝随之袭来。

小心，这黑哥儿会咬人的！

不用回头，就知道是那个该死的庄桐。他早已经将校服脱了，换了一身花花绿绿的T恤短裤，加上蓬松的刺猬头，整个就是一“花虫”！

美少年抬头冲着庄桐轻笑，并没有理会，掌心抚在炭头的脑袋上，轻轻抚摩开来。炭头一开始身体还有些僵直，慢慢地，竟十分享受地坐倒下来。

看，它多听话。

他说，像是对我，又像是对庄桐。庄桐瞪大了眼睛，嘴里嘟囔着，奇了，难道今天黑哥转性了？我来试试……

庄桐一把拉开他，眯缝着眼满脸堆笑，黑豆，我来给你按摩啊……

说着，刚探出“爪子”来，炭头猛然伸起脖子对他吠了一声，龇牙咧嘴，吓得庄桐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活该，我们家炭头只让有爱心的好人摸，像你这样的坏蛋就要凶！

庄桐黑着脸，也冲着炭头吼了两声，结果被炭头更大的吠声

吼了下去，灰溜溜地站起来缩到一边去了。我拍拍手，炭头余兴未消地跑进我的怀里。

你们……认识？

美少年微笑着看了我，又看看庄桐。庄桐嘿嘿笑着，走过来打了他一拳，少年立刻还了他一拳，分外开心的模样。

我抱着炭头，异常迷惑地看着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美少年，也没听庄桐提过。好在，心里的疑问，立刻便被解开。庄桐还算上路地拉过少年，指指我，洛小雨，我青梅竹马的邻居兼妹妹兼同桌兼……

我握住炭头的黑爪子抗议，呸，谁和你青梅竹马？谁是你妹妹？也不害臊！真是气死人了，不就是家住得近，从小一起玩的吗？这也叫青梅竹马的话，我宁愿从来不知道这个成语！而且，明明我比你大三个月，你应该是我弟弟！

我神情激愤地驳斥“花虫”的谬论，旁边的少年早已笑开了花。庄桐脸色不变，继续笑嘻嘻地指着介绍，唉，她这人就这样，死要面子……

真是败给他了。我和炭头齐齐低下头来，索性不与这种“小人”计较！

啊，小雨妹妹，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个绝世大帅哥……

庄桐指了指少年，我的目光随之望去，少年狭长的眸异常深邃，有星河一样辽阔的世界，他的脸上虽然挂着笑，但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什么东西，看不见，却永远也无法企及。想到这里，我忽然就有点难过。

萧楠，我以前钢琴班培训班的同学，后来去了维也纳音乐学院。现在因为父母的原因转学到了我们学校艺术班。对了，这小子原来弹琴不如我，现在可就牛了，在欧洲获得过许多钢琴大奖，一回国就被捧为“钢琴天才”呢！

庄桐笑嘻嘻地说着，两个人站在一起，身高差不多，都是一八〇以上的高个子，漫天的彩霞铺陈开来，将天地晕染成一片酡红的画卷。

我看着萧楠，总觉得像梦一样不真实。我看见他轻轻走过来，伸出修长五指，轻声说，洛小雨，很高兴认识你。

我略略有些紧张，想要擦擦抱炭头的手，刚要缩下去，却被他一把握住。我豁然抬头，心跳戛然停止下来。他摇摇头，仿佛在说没有关系，然后松开来，微笑。

哎呀呀，见过帅哥就发花痴了吗，那你怎么每次见到我就神气活现的呢？庄桐凑过脸来自恋地问道。我刚想抓住炭头的爪子给他一巴掌，就看见一辆白色的保时捷停在盲道边上，车门打开，一个打扮得相当时尚的年轻女子走出来，冲着萧楠招招手。萧楠对我和庄桐点点头，说了声再见，然后转身走了过去，隐没在保时捷车里。

我抱着炭头，转身往回家的路上走，身后的庄桐骑着他的电驴子不快不慢地跟着我，盲流一样吹着口哨逗我。

小雨妹妹，要本帅哥送你回家吗？

我已经没有兴趣再和他大吵三百回合，索性岔开话题，对了，苏己容今天怎么没有一起？

她啊，听说今晚有个什么时装发布会，一早就谎称生病翘课排队去了……

庄桐懒懒地说着，电驴子发出单调恼人的噪音，两旁的梧桐渐渐展现出盛大的密荫，遮蔽了微弱的天日。

3. 天国与“测所”

学校离家并不远。过了一座大桥，折两个弯，就看到一个三岔路口。中间的一条破旧阴暗的小巷便是通往我家的。老式的六层楼，经过几十年风吹日晒的，有些墙壁上的水泥已剥落，露出暗红的砖头。但其实，这片老式的楼区建在这里是多么不合景致。

很多年前市政建设，很多旧楼都被拆除了，可是拆来拆去，就是轮不到我们这块。我还没出生那会儿，附近的豪宅大厦便如雨后天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远远看去，就数我们这片最矮、最旧、最破烂，就像一群优雅的白鹤之中，忽然冒出来一只黑黢黢的小鸡。

也正是因为没有拆掉，所以就认识了苏己容和庄桐。从儿时一直到现在。

苏己容的家住在我们这片楼区的右边，叫做“威尼斯水城”，高档楼盘，每次眺望过去的时候，都会心生恋慕，什么时候，自己也能住进这么大这么漂亮的房子里呢？

庄桐家则在左边，“天国大厦”，三十九层高，有时候苏

己容会拽着我的胳膊，笑嘻嘻地说，桐帅，祝你早日升上“天国”！然后，我会和苏己容在庄桐黑下来的脸色里笑得极为放肆。

我住的这片楼区的房子，是爷爷在的时候，他们“地质测量所”分配的房子，后来爸爸“倒插门”住了进来，和妈妈生下了我。而每次到了三岔口的时候，庄桐都会对我挥手，微笑，小雨，又要回“测所”啦。

这个时候，我就会拿起手边能拿的任何东西，往死里拍他。

大约是知道这小子向来会调侃我，今天我抱着炭头快步钻进了小巷，没有答理他。走了十几步，便听巷口传来他的声音。

洛小雨！

我吸一口气，站住，转身，没好气地问，又干吗？

我以为他又要找着方法取笑我，谁知他窘了一下，无比认真地说，你化了妆之后，真漂亮……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对我的称赞，心里甜甜的，但脸上仍然装作不高兴的样子，去，都是你害得我成花猫脸。

他搔搔微卷的头发，笑得相当傻气。我不理他，转身继续往家走，走到一半，再转身，那个身影依然立在巷子口。我觉得心里些微的凉，猜不透这个变化无常的男生，叹一口气，摸着炭头的脑袋快步走到了家。